

中信银行海口分行特约●海南画派系列之八

中信银行·海南画派系列研讨之八《野性与自由——谢源璜油画作品展暨研讨会》将于近日在海口举行。著名画家谢源璜将携带自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，首次在海南亮相。



谢源璜近照

艺术家档案

谢源璜，湖南长沙人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美国原创美术家协会会长，职业画家。擅长油画、壁画。196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专业，1980年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毕业，曾任西安美术学院讲师、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和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。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主要作品有《节日》、《童年》、《克拉玛依之春》、海南系列等。

谢源璜：野性与自由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马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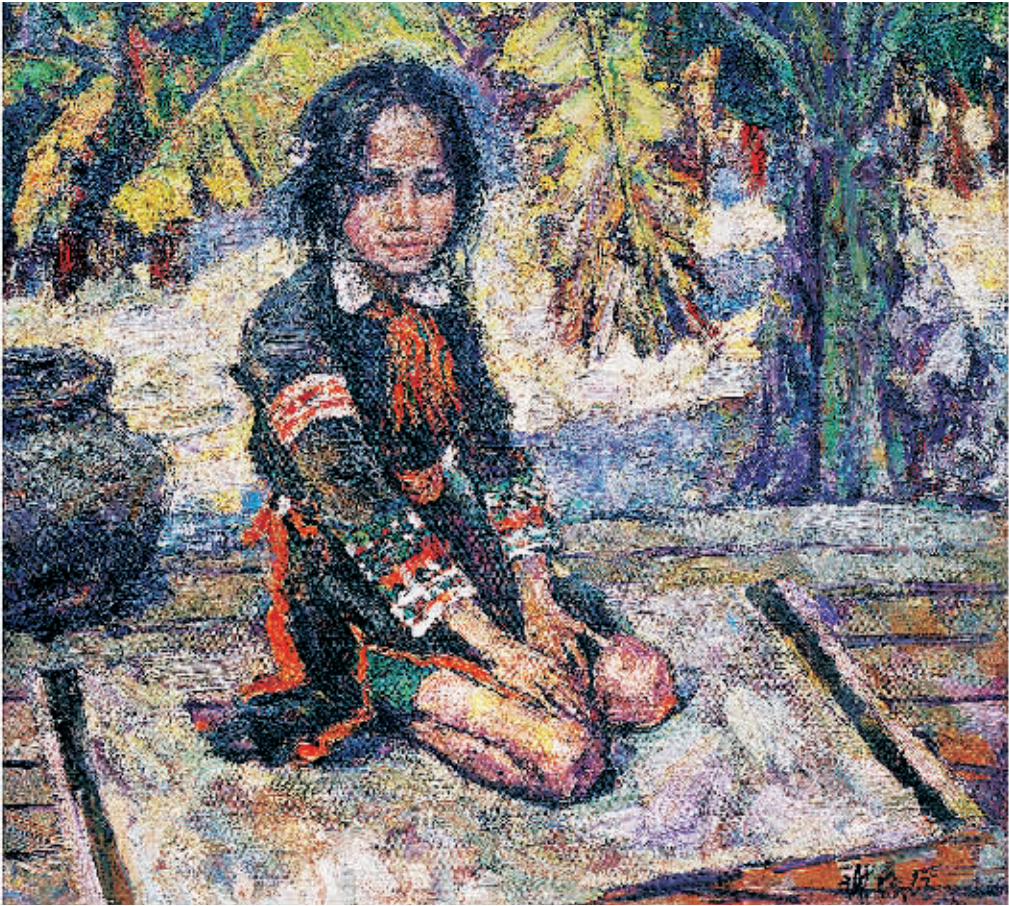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，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，谢源璜即是如此，他迄今为止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画画；还有人说，伟大的作家一生只写一本书，作为画家，谢源璜似乎也只画了一幅画，这幅画的名字叫——自由。

他以画作诠释自由的诸多含义：自由的行踪、自由的生活形态、自由的笔法以及一副“不自由毋宁死”的硬汉架式，等等。

他出生在湖南，却生长在湖北，在那里他接受了正规的美术训练，也度过了艰辛的青春岁月，于中年之际考取了文革后第一届美术研究生，读的是西安美院。就这样他由中国中部的湘楚地带走向西北，毕业创作他选择了“更西北”的新疆，没想到一下爱上了那个地方，并经常前去“朝圣”。但是似乎任何地方都不能安顿他一颗驿动的心，他由西安美院回到湖北美院任教；1988年听说海南建省，谢源璜二话没说，便系向被称为“中国的塔希提”的海南岛，就这样他又来到了中国的最南端，成为海大艺术学院的一员。然而，“海岛文化艺术上的缺失”终于还是让他不能忍受，这一次飞到了更遥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在畅享了自由画家的自由之后，也感受到了诸多的不自由，于是，他又回到祖国。北京宋庄艺术家村、海南大学湖畔公寓，成了他两个主要的栖息之地，而“能自由自在地画画”，成了他的终极追求。十分吊诡却又非常自然的是，谢源璜笔下几乎没描绘过给了他滋养的湘楚大地的风情，他的绘画母题集中在他中年以后生活、工作的三个地方：大西北（主要是新疆）、欧美（主要是美国）、海南。说句俗的，因为这三个地方是他的“心灵之乡”。

欧美：光与色

作为画家，谢源璜良好的色彩感觉似乎与生俱来。他的父亲是民国时期湖南长沙一家染织厂的厂长，能从普通蓝布中分辨出几十种深浅不一、有着微妙变化的色彩。从小喜欢美术，长大后也走上美术创作之路的谢源璜，无疑把家族遗传的这一优势放大到极致。



《热带女子之二》(油画) 谢源璜

谢源璜的不少作品，是可以称之为“色彩的交响乐”的，像他的研究生毕业创作《欢乐的古尔邦节》就以浓重而又绚丽的色彩、繁复却不紊乱的结构，篇幅巨大还能“凝神”，描绘了维吾尔族人民欢度古尔邦节的场景，这幅具有很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，入选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谢源璜的欧美题材画作呈现出油画语言上的自由率性之美，像《巴克斯郡小景》、《威尼斯写生》、《下雨的曼哈顿》、《爵士乐队》以及《老书店》等作品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放在印象派大师的集子中，也不逊色。只不过，与早期印象派“流连光景”的漂亮的光色表现相比，受过俄苏“抒情的灰色调”影响，且性格偏于阳刚豪迈的谢源璜，光与色也趋于浑厚凝重，或更接近后期印象派的塞尚。

大西北：马

大西北，是谢源璜第一次打开自我的地方。当年他与之初识之日，各方面条件还很艰苦，他靠坐火车搭便车乘牛车的方式前往西北，有时一住就是半年。

他是天生具有雄性甚至野性的人，大西北广阔无垠的大漠、戈壁滩及草原，正好供他“撒把野”。

因此，他近来乐于画马是并不偶然的，整个“草原帝国”都是建立在马背之上的，马的耐劳、善奔却仍保持着英俊勃发的神态，千百年来为中外画家所激赏，尤其中国艺术有自马踏匈奴、马踏飞燕到昭陵六骏再到“悲鸿马”的传承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本民族艺术的回归，谢源璜近来开始用水墨画马，如《马》、《牧归》等。但面目依旧是油画式的，意境则显示着东西方艺术的糅合。或还存在这样的因素，在大西北，谢源璜认识到人类生存的艰难和奋勇，水墨的阴沉正足以表现生存环境的恶劣，而马及牧人的出现，则意味着人的活力与挑战。

海南：船

于是，当海南建省之时，谢源璜毅然南下就不偶然了，艺术家对热带太阳的追逐本是有传统的，比如凡高，比如

高更，在谢源璜眼里，海南岛就是中国的塔希提。

谢源璜也由此分外迷恋海南的黎苗题材，比如在《和声》、《人体》、《家园系列》、《热带女子》等作品中，谢源璜还真地把海南岛画成了高更笔下的塔希提，这种近乎浪漫主义的处理方式或许也呈现出谢源璜寻求“温柔乡”的冲动与渴望，他的以“热带少女”为题材的系列创作中，都是颇具梦幻色彩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热带少女每每置身于灿烂的阳光下与葳蕤的树林花丛之中，优裕的环境总让人想起古希腊潘神出没的林间水边，奏响德彪西充满享乐与幻想色彩的《牧神的午后》。而一旦背景变得不那么“花哨”，热带女子不再那么悠闲，谢源璜的画也立刻从浪漫主义、幻想主义变成现实主义，比如他喜欢画的黎族纺织的题材，画面即变得有雄强刚毅之气。

如果说纺织女还能掌控自己命运的话，那么作为渔女，有的除了对“大海中捞生活”的家人的担心，便是一种默默的坚守，在《渔家女之一、之二》中尽管看得出一个画的是少妇惦的是老公，一个画的是少女念的是情郎，但女子表情都是惆怅甚至茫然的，她们像极了拴住渔船的那道缆绳，系住船的是她，放开船的也是她。画面有一种悲悯乃至宿命的色彩，这就是残酷、动荡却又富有活力、充满冒险的生活，将众生握在手中的，是命运！

谢源璜描绘“人与海”这一主题时，他不直接画人画海，他让人物隐身，甚至也不让大海彰显，他更多地去画帆。于是，就出现了军团般气势雄壮、万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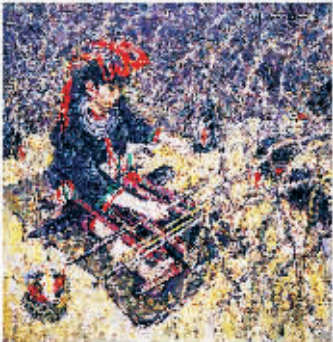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退潮之二》(油画) 谢源璜

竞发的船队，出现了或是刚刚满载而归、海港边憩息的渔船，还有《退潮》中乌云密布下昂立的船体，还有泊在岸边似乎已被人忘却了的几条船，然而桅杆依旧立着，像几个仍不屈服的斗士，斑驳的色块涂抹出的船体仿佛还存留着与海浪搏斗的痕迹，《岁月》中的那几条老船，明显已经伤痕累累乃至被弃置在海边，却仍不甘心摆出一副冲向大海的身姿……

在这些动人的画中，似乎都投射着画家自身的性格及命运，蓄着小胡子、喜欢戴着一顶贝雷帽的谢源璜，让人忍不住想起海明威，尤其联想到《老人与海》里那个与大海巨鲸搏斗，最后只猎获一座巨大的鲸鱼骨架的老渔夫圣地亚哥，谢源璜对自由的追求庶几近之。

接触过许多画家，但像谢源璜这样，其经历与“画法”极为一致的还很罕见，湘楚—西北—海南—美国—北京，谢源璜快意涂抹出人生成长的多彩线条，每一笔又都那么苍劲有力，透着阳刚郁勃之气。从海拔最高的边疆高原马，到海拔最低的南海海边船，谢源璜一直崇尚一种进击的姿态；从快速发展的古老中国到高度发达的摩登美国，谢源璜都过着一种“远庙堂而近江湖”的生活；尽管号称“卖画为生”，其实谢源璜的画一点也不商业，而是追求学院派的纯正，追求文化内涵和学术高度。其人生及艺术因复杂多变而又高度一致，呈现出相当的深度、力度。起码，他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桀骜不驯的强悍印迹。



《织布女》(油画) 谢源璜